

战功卓著的红军密码破译奇才(上)

◆ 石鼎

侦听能力得到彭德怀赏识

1931年9月江西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特别是当年12月14日宁都暴动后,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起义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红军一下子增加了17000人,同时增加了8部电台和40多名电台工作人员。这一事件引起国民党军事领导机关的警惕,他们立即加强了对无线电通信的管理,并对各部无线电通信都进行加密。当时谍报科科长是刚刚来到中央苏区的曾希圣。

当时,江西国民党军在无线电密码通信方面使用的是“展密”。红军要在既无经验和基础、又无教员与教材的条件下,破译对方的密码,确实十分困难。

1932年5月,红一方面军总部给谍报科增设了一部侦察电台,并调来了无线电二分队的报务员胡立教和第三军团最优秀的报务员曹祥仁。

曹祥仁是湖北省大冶县人,1930年1月正式参加红军,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红三军团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的学员班长,训练班结业后,任红三军团总部无线电队支部书记。在通信和侦察工作中,曹祥仁的无线电收发报技术提高很快。尤其是他的听力极为敏锐,可以通过报务员的发报手法和不同机器的声音差异,分辨出是哪个电台和哪个报务员在值班,有时不戴耳机也能辨别无误。另外,他的记忆能力极强,在夜以继日的报务工作和侦听实践中,熟记了几千字的常用明码,听到电码便可迅速在脑海中转换为文字。在对敌台进行侦听时,可破解对方电台简单的台密和通密。不久,曹祥仁便成为红三军团公认的最优秀的报务员。当红一方面军总部到红三军团为谍报科侦察台选调侦侦员时,一向很少表扬下级的彭德怀军团长说:“那个天才的小鬼,把他送去。”

首破密电歼敌一个营

曹祥仁来到红一方面军总部侦察台时,

曹祥仁是我军历史上少有的密码破译专家之一,也是我军密码破译事业的开创者和杰出的领导者之一。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从江西中央苏区反“围剿”、红军长征,一直到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屡建功勋,却又默默无闻。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之际,特撰文讲述他在密码破译中的几个小故事,以资纪念。

侦察工作正陷于停顿之际。侦察台抄下来的国民党军密电报已累积了好几大筐,成了无法解读的“天书”,行军时用扁担挑着,越积越多,却一筹莫展。7月,曹祥仁在报务当班之余,开始参加破译研究,他与曾希圣一起,苦苦思索、猜译,但无明显进展。

1932年8月20日,破译工作出现了突破的契机。红军攻占宜黄县城时,曾希圣从缴获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一个军官的公文包中,发现一份国民党第九路军司令孙连仲发给守城部队的电报,其中有30来个字已译出,密码名为“展密”,但没有找到密码本。以这份部分译出的电报稿为基础,曾希圣与曹祥仁一起努力猜译未译出的那部分文字。曾希圣中文底子好,曹祥仁对码子熟悉,两人密切配合。他们结合国民党军的情况,将不断收到的“展密”电报拿来对照研究。由于国民党军的电文内容繁杂,文体古怪,碰到疑难军中用语时,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也凑过来参加猜字,一起研究电文的格式和文法。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钻研,1932年10月终于将“展密”密码全本贯通。

破译“展密”成功后,第一次完整译出的国民党军电报是一份重要的作战命令,大家对猜译出的电文是否准确还没有把握,因



曹祥仁

此在发往前方指挥部的情报上还注明“不知确否,仅供参考”。当前方根据这份情报打了一个伏击战,消灭了敌军一个营时,总部领导都非常高兴,朱总司令激动地说:“真了不起,如虎添翼!”他摸着曹祥仁的头说:“还是你这个小孩子行!”

70多年后,张震将军在2008年1月评价首破国民党军密码“展密”的意义时说:“密码技术的掌握,使红军的侦察能力发生了革命性的飞跃,成为技侦情报工作的独特优势,在我党我军的情报工作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听译并用获重要情报

通过破译“展密”,曾希圣、曹祥仁逐步摸索到国民党军密码的编制规律和语言习惯,从而信心大增。他们日夜奋战,一鼓作气,到1932年年底,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又连续破译敌军密码共17本,将中央苏区周围国民党军使用的通用密码本全部破译。这样一来,红军对国民党军的任何行动都能做到了如指掌,为红军总部指挥作战、夺取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1933年1月的枫山埠战斗就是一个范例。

1933年1月初,红一方面军由黎川向金

他们的上海前夜

王唯铭



文化从来讲的是中庸啊!实在想对事件说上几句,幕后说说就可以了。

一场土绅与苦力同心协力的大罢工就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先是“各码头众扛夫一律不扛货物,纷纷罢工,无论何种代价,均不能雇到码头工人”“甬人停工数日,轮船上下货物皆无措手”,如此一着便让口岸上海最为重要的进出口贸易受到沉重打击,来自外洋的货轮全部抛在港内,西方人的生意蒙受巨大损失。

大罢工不只针对法国人,它还蔓延到英美国际公共租界,蔓延到第二上海的所有西方人身上。这次事件的最终结果是以宁波帮的胜利而告终。

而其实,对叶澄衷来说,他无与伦比的一件大事我还没有讲出,那是当他即将离开这个美好而又丑陋、温情而又冷酷的世界之前,当他与法租界的白藻泰们一番斗智斗勇之后,于上海虹口,他的发迹之地,在30亩地基上,兴建了上海声名最盛之一的一所学校,它就是澄衷蒙学堂。非常不幸,满清帝国末期,中国人民的平均寿命只有40来岁,59岁的叶澄衷已算是个高寿之人了,但就在这个关节点上,他突然患病,而且是重病(会是当时人们还不熟悉的癌症吗),总之,他突然撒手而去,在1899年的10月。

作为宁波帮的领袖人物,朱葆三比叶澄衷整整多活了27年,他与叶澄衷十分相似的一点是:千金散尽为慈善。他在这上面的作为,远远超过了上海滩盛名在外的那些巨商,更不要说一毛不拔的小商人了。其中的“华洋义赈会”,在他努力下成立,意义超越了一般慈善,因为就是这个组织后来突变为中国第一红十字会。也许,有个历史细节可以对朱葆三波澜壮阔的人生作个勾勒:在公董局决议下,法租界内有有条马路,之前叫溪口路的,现在改名为“朱葆三路”,法国人也忍不住要向这个中国上海人表达敬意。

叶澄衷、朱葆三,他们俩可称作“巨商中的巨商”,前面一个巨,表达的是他们在各自事业上的格局,而后面一个巨,表达的则是他们各自有着的情怀,他们正是上海前夜的驱动物,或者可以这么说,他们两人都将自己双脚中的其中一条,踏进了上海前夜。

25.剧院被炸后幸存者李莉莎的回忆

我叫李莉莎,1932年4月6日出生在上海,今年80岁。现住在中国重庆市江北区绿意世界小区16幢19—5号。1941年4月10号,我的父亲李德民、母亲赵玛丽带我去市中心的国泰大戏院看话剧。

我还记得那出戏演的是我们重庆人咋个抵抗日本飞机的轰炸,还有中国飞机跟日本飞机打仗,大家看得嘿(很)解恨嘿(很)高兴。戏台上一会儿是警报声一会儿是飞机的轰炸声……这个时候,有个人跑到戏台上叫大家赶紧跑,说日本飞机来轰炸了。开初大家以为那是在演戏呢,谁也不走。那个人紧倒喊,快跑啊快跑,日本飞机真的来了,紧急警报已经响起来了!喊着喊着他都跪下来给大家作揖了。我听到父亲说,不对头哩,要出事。父亲身边的那个人却说,这是在演戏个嘛,不要当真。后排也有人在喊,莫吵莫吵,不要影响我们看戏。这个时候……戏院外面轰的一声巨响,我们都被震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戏台上的道具也震得稀里哗啦地掉下来,天花板上的一大吊灯也震碎了,玻璃渣子到处乱飞。我母亲一下就把我拉进她怀里,我还想伸出头去看热闹,母亲又使劲把我按回去,护着我……我听见我母亲的心脏跳得“咚咚咚”的响,还听见有人在喊,吧,演得好劲劲喔!像真的轰炸一样。这个时候,剧院里已经开始乱了,有些人起身想跑,有些人还想继续看戏。我母亲抱着我,父亲又护我和我母亲,大家挤成一团。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挨刀的日本鬼子的一颗炸弹,从剧院的天花板上正正地落下来了……(长时间地哭泣,法庭里寂静无声)我醒过来的时候……我醒过来的时候,看见我的妈妈斜躺在椅子上,一张脸都破成两边了……到处都是血,血,血……我又喊爸爸,快来帮帮我们……可是我找不到我的爸爸了,身边都是死人,死人,死人……没有手、没有手,一堆一堆的啊(从间断哭泣到嚎啕大哭,忽然浑身抽搐、直至昏厥,倒在原告席上)。

东京地方裁判所的吉田法官也许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悲痛欲绝的原告,法庭里骚动起来,他有些后悔没有及时打断原告的悲

惨陈诉,让她停顿一下、缓缓缓解情绪。几个来自重庆的中国人已经从旁听席上冲过来搀扶起李莉莎,往她嘴里灌一种白色药丸,不断掐她的人中。让他不解的是他看见一个人用一块象牙医用的硬木片撬开她的嘴,强行塞到原告的牙齿之间。这时原告的辩护律师梅泽一郎高喊:“法官,我请求休庭十分钟。”吉田法官仿佛才如梦初醒,忙宣布说:“鉴于原告健康状况,本庭暂时休庭。”

法庭叫来了急救车,想把李莉莎老人送往医院里,但她苏醒过来后坚决不去,她说:“我死也不要死在日本人的医院,我已经好了。走哦,我的话还没有说完。”

梅泽一郎律师其实也不希望李莉莎老人入院,今天的法庭效果太好了,这正是他所希望的。吉田法官和对面的被告代理人及辩护律师都不再打瞌睡了,李莉莎老人更精彩控诉还在后面哩。他对李莉莎说:“大婶,你一定要冷静,冷静。慢慢说,不要急,说不出话了就喝一口水。拜托了,拜托了!”梅泽律师深深地鞠躬,再鞠躬,脸上的汗水已经湿透了衬衣领子。

范 稳
不好意思了,法庭里的各位老师(注:重庆人对人的尊称),我一激动就会犯这样的毛病。那天轰炸过后,我被好心人送到医院,我的白色小裙子,全都成红色的了。我的头上、脸上都受了伤,左手的一块肉被弹片削掉了。在医院住了两天,医生说这个小娃娃没有事了,叫她家里人来接走。可是我哪里还有家人啊?我一个9岁的小姑娘,过去有爸爸妈妈在,不缺吃不缺穿,现在手上还裹着纱布,连埋爸爸妈妈的力气都没有了啊(开始哭泣,梅泽律师忙递给她一杯水)。我只有……我只有跪在路边,说好自己的叔叔伯伯啊,求求你们帮我把爸爸妈妈抬出去埋了吧(哭泣,喝水,又长时间哭泣)……后来,政府的防护团来了几个人,有一辆汽车停在那里,他们就把我爸爸妈妈往车上一扔,就像扔一件啥子不值钱的东西。汽车开走了,我追不上了,我拼命喊,等等我,等等我啊。爸爸妈妈你们走了我哪个办哦……(哭泣,梅泽律师把水杯递过去,几滴眼泪掉进了水杯里)吉田法官这时说:“原告,本庭允许你坐下,休息一会儿再陈述。”

重庆之眼



范 稳